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九十三回 三承差勇戰蕭飛賊

半邊俏蕭老太爺最愛的是好漢，故此不肯暗自下手：「打你一瓦，是驚你一驚。你們三人，你打量我還在房內呢！早就出來了！可笑你們瞎等著：這麼個本事，就來拿人？活給番役打嘴！你也不知道老太爺是誰，告訴你們罷：京通灣衛、南北二直，大概都知道半邊俏蕭老叔罷？你們這三人就來拿我？也罷，我到下去試一試你三人的本事！」言罷，「嗖」一聲，跳在塵埃，擎刀站立好飛賊，並不躲閃將身避，反倒跳在地流平。手內擎刀哈哈笑，眼望三人把話云：「你們小哥仨來拿我，你也不知老太爺的能！手內刀，能擋人幾百，那怕兵，圍住我，說要走我就能行。世人難以將我擋，飛賊隊內頭一名。但不知拿我是那一案？告訴你：我的案多我記不清。你三人快快對我雲，說明咱好商議行。」大勇聞聽心中惱：「這賊話大了不成！聽口音，他也是康熙年間人一個，再現的一枝桃一般同。眼高自大小看我，他把陳某看得輕。少時將你來拿住，繩綁膀臂稱我情！」好漢想罷開言道：「叫聲蠢賊你是聽：話不言明將你糊，你死黃泉也不閉睛。要問你犯甚麼事？留神細聽我說明：滄州三里關廂外，有一李家莊是地名。住著武舉李國瑞，因為有事在衙中。半夜被你將人害，男女四個命殘生。俱用鋼刀來殺死，房內財物影無蹤。有人告在劉大人手，大人准狀點我們名。護著綠頭探著你，故此到廟把你擒。若是好漢快受綁，自己做事別拉人。理正情真快受捆，真是好漢不同尋。你就要走也不中用，陳爺有本事把你擒！大盜不知拿過多少，豈把你這蠢賊放在心！」那人聞聽說「住口！好漢不用大話云。你不服，咱們如今試一試，老太爺，拿著你們醒酒散散心。」言罷提刀撲好漢，大勇一見把話云：說「二位把住房門口，仔細房中跳出人！」朱文聞聽將門把，大勇提刀手中存。

一個箭步躡上去，使了個，拔草尋蛇刺前心。蕭老兒將刀朝下用，響叮噹，兩口鋼刀迸火雲！半邊俏刀法真傳授，陳大勇刀法通過高人。這一個，蘇秦背劍朝一個，胸前抱月用刀迎。陳大勇，單鳳之式將刀挑；蕭老兒，仙人換影就轉身。二人鬥夠時多會，真是能人遇能人！

陳大勇與蕭老兒二人，本事雖說不差上下，這內中有三強三弱之說。列公，那三強三弱？聽我言來：三強是蕭老兒才三十多歲人，正是精神百倍，這是頭一強；第二強是眼尖手快，身子靈便；第三強是刀法好，再要著了急，這人的勁，不知從那裡來的。這才說了個三強。三弱呢，是陳大勇年有四十，到底遲鈍，這頭一弱；第二弱，是手不能很快，身子不大很靈；第三弱，是又怕刀傷賊人，無了活口。故此，說了個「強弱」

之言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王明、朱文二人，把守房門，觀瞧二人動手。只聽「叮噹」刀響，火星亂迸；又聽大勇大聲喊叫，只嚷「賊人好厲害！厲害！」王明說：「朱二哥，你看陳爺急了，遇見了硬對了。我知道他的毛病兒，若急了，就嚷。你聽嚷呢！」

朱文說：「哥，嚷不嚷都是小事，萬一走脫兇手，那還了得？」

咱倆也是奉命來的，大家都有不好。依我說，房中之人不大要緊，咱倆上去幫著陳爺，三個人拿一個，才得無事。」王明點頭，各拿兵器，撲上前來，一齊說：「陳爺，別放他逃走，我們來了！」大勇此時，正然急躁，恐跑了飛賊，一聞此言，連忙說：「二位上呀！」朱、王二人，一個擡子，一個是鐵尺，照著蕭老兒就紮就打。半邊俏一見，哈哈大笑。

飛賊一見二人上，不由大笑把話云：「好漢豈用人幫助？狗仗人勢不算人！姓陳的，我說你菜你就菜，這麼個本事把我擒？再添這倆也有限，瞧長相長得不像人！要是英雄該獨立，婦女坤道才靠人。不是老爺言大話，一惱叫你們見閻君！」說著跺腳跟箭步，照著王明把刀掄，喊聲「那人別要走！著刀！」鋼刀一剝下狠心。王明鐵尺往上擋，好蕭老兒，抽刀一甩剝朱文。朱文連忙朝後退，蕭老兒刀又去奔敵人。照著大勇剛下去，好漢單刀往上掄。三人圍住半邊俏，鐵尺、擡子、腰刀，齊往上攻。好個飛賊名蕭老兒，一口刀敵住三個人！大鬧多時不分勝敗，蕭老兒扭頭看得明。

蕭老兒一人敵住三人，一口鋼刀劈剝，削耳撞腮，並無懼色。猛一抬頭，則見西邊有一棵大棗樹，上面棗兒結得滿了。

表過此乃七月已盡，棗兒皆熟。蕭老兒看見，用手中刀撥開大枝，登枝又上到頂尖一枝老樹杈，騎在上面，將刀別在腰間，口中說：「和他們鬧上我的酒來了，我先吃幾個棗兒，壓壓酒。」

用手摘棗兒吃，不由好笑。

且說三個人正自圍著賊人動手，忽見蕭老兒一縱縱上樹去了。三人一齊著急，只說：「好賊！好賊！真是飛賊！」王明說：「陳爺，你也上樹去拿他！」大勇說：「上樹比不得上房，這是兩道勁呢！我可不能。」朱文說：「這可如何是好？咱們別說閒話，圍樹要緊，看跑了他！」三人言罷，圍樹而站。且說蕭老兒樹上歇了一會，吃了一會棗兒，低頭一看，則見王明仰著臉往上觀瞧。蕭老兒一見，伸手摘了一把大櫻瑤棗兒，使勁照著王明臉上一摔，棗兒核兒猛打在王明臉上，打得個王明「哎喲」一聲，說：「不好，下雹子了！把臉也打腫了！」

大勇說：「怎麼了？」王明說：「下雹子呢！」蕭老兒樹上大笑說：「小子，那不是雹子，那是棗兒，給你們吃的！別說我吃獨食。」大勇聞聽大怒，說：「好賊！焉敢欺人？有本事將樹鋸折了，拿你這凶徒！」

大勇越說心越惱，罵聲「凶徒了不成！你既將人來殺害，理該受綁到衙中。三推六問將你審，問明開刀問典刑。」

身首異處在市上，殺人償命是常情。漢子做來漢子受，敢做敢當是英雄。你今反倒來油門，這樣賊人了不成！」好漢越說心好惱，手內擎刀怒氣衝。半邊俏聞聽哈哈笑，他一邊，吐著棗核兒把話云。他說「那人別急躁，事從款來必成功。你心急來我不急，依你說，蕭老太爺是胡鬧，不說你們的本事鬆。你們要，武藝高強本事好，將我拿住上綁繩。不說你們將我害，只怨自己藝不精。拿到衙門去治罪，六問三推問典刑。蕭老油若是眉一皺，作鬼千秋落罪名。難道只許我把人害？人害我，我就發怒匹夫同。老太爺，今年才交三十二歲，強若讀書，世上之理我最明。並非我貪生想逃走，原是你們本事鬆。你不想，頭裡太爺在房內，你們院內喊連聲。我從後窗將房上，我要走，人不知來鬼不明。這是我，安心要把你們會，必是當世的大英雄。不然官府怎派你，這樣案叫你把功成？誰知白費我的力，三位可別忙，實在鬆來實在鬆！若要是，到了我們任丘縣，不是我今說大話，我教的徒孫比你們能！」一句話說急陳大勇，好漢的肝膽氣炸動了無名。你說半邊俏這些話，又高傲，又近理。再者，愚下上幾回書，回稟過諸公，蕭老兒一拜之人，那一個弱呀？別人猶可，乾隆老佛爺的年間，京通灣衛、南北二直，誰不知常七禿子、燕尾子呢？這個常七禿子，和德勝門外苗老爺是一行之人，一樣本事。後來他們因為搖了花咧，才遭國刑，死在霸州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大勇聞言，一聲喊叫，將右腳一跺，偏偏兒又把鞋底跺綻了！無奈，用錢串捆上。好漢心中甚是著急。

朱、王二人說：「可惡！可惡！這可怎樣才好？」

朱、王二人無主意，只嚷「可惡恨死人！」大勇急得手指樹，大罵「蕭老兒你聽真：巧言花語難當事，少時拿你進衙中，將你凌遲問了斬！那時你才能死心。你說你今在樹上，老爺等你到天明。傳人樹下將火放，燒死你這凶徒膽大人！」王明聞聽開言道：「不用放火，傳兵進來著箭墩。」一句話提醒陳大勇，好漢立刻長笑容。倒是王爺一句話，不然急在九霄云。言罷高聲把兵叫，外邊答應，進來了兵丁一大群。「好漢圍樹快放箭，擒拿飛簷走壁人。」

眾兵答應將箭取，蕭老兒聞言不消停：眾人要是來放箭，只恐離翎中我身。趁著此時快些走，少若遲挨了不成！想罷飛賊留神看，此樹離地七尺零。蕭老兒看罷身一縱，「嗖」一聲，縱在大殿上邊存。大勇一見雙足縱，隨後趕上那賊人，心中想：後抱腰將他來抱住，想罷他餓虎撲食往上衝。伸出雙手剛要抱，蕭老兒，右腿一蹬，使了個後蹬兒，大勇「哎喲」掉在塵。

